

想起了毛远耀

甘建华

衡阳老一辈的口中，“解放那年”指的就是1949年。1949年是个大年，也是一个大词，对于我们五六十岁这一代，尤其是对于我们的父祖两代来说，都有着深刻而生动的记忆，可谓一个闪闪发光的历史名词。10月1日上午，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！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！”而距离北京1600多公里的衡阳，解放军四野12兵团46军在军长詹才芳、政委李中权的指挥下，正如猛虎般直扑这座湖南省第二大城市，国民党白崇禧桂系265师正忙于弃城出逃的准备。

10月8日，衡阳获得解放，掀开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崭新篇章。翌日，毛远耀率领一批南下干部进城接管。其时天空下着毛毛细雨，每个人的心里都感觉十分舒畅。他们是从省城长沙过来的，在株洲短暂休整，穿过衡东石湾，经大浦渡湘江，过樟木寺，宿合江套。那天傍晚，毛远耀第一次见到附近的来雁塔，得知其建于300多年前的明朝万历年间，地理学家徐霞客曾经来游并有文字记载。几个月后，湖南省航空站偶兴拆毁此塔之议，毛市长在1950年4月28日市建字第98号文件上批示：“来雁塔系衡阳古迹之一，此塔应暂不拆毁。”这座古塔因而得以保存至今，以其为中心的来雁新城目前正在兴建，即将腾飞。

伫立湘江与蒸水交汇的石鼓嘴对岸，毛远耀举目四顾，只见路人稀，青草桥名存实亡，过往行人只能用小木筏摆渡。早前两天，敌工兵16团3营7连奉命炸毁衡阳电厂，但资方电厂厂长潘培基已倒向工人这一边。邱连长没有斗过中共地下党湖南工委衡阳城厢区委李太平、颜怀恒、周震阳、李升平等，又被策反过来的华中长官公署潜伏组组长刘克礼伪造“手令”给吓唬住了。手下的胡排长见势不妙，拿着从商会勒索来的500块现大洋，收拾4箱炸药开溜，途中顺手将青草浮桥给炸毁了。

毛远耀率队强渡蒸水，进入城区，临时住在中山北路原国民党衡阳县政府旧址（后来的衡南县人民政府驻地）。那里只有少数破旧的办公桌椅，其他家具一概没有，他和所有干部全都睡在地板上。几天之后，由中山北路搬到府正街（即现在的市府路）原国民党市政府旧址，也是除了一些破旧房屋、部分破烂办公用品，别无所有。靠后面的一排房屋，原来还是难民收容所。他们接收过来后，略加修建改造，充作办公之用。

3天后，衡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，李中权兼任主任，46军干部刘昌和毛远耀担任副主任，毛远耀的代号是“3号首长”。14日，衡阳市警备司令部成立，46军137师师长肖全夫兼任司令员，毛远耀和137师政委李振声兼任第一、第二政委，赵桂远为政治部主任。15日，衡阳市人民政府成立，市长毛远耀，副市长陈维清（长沙市委书记曹瑛夫人），市公安局局长张桂标、副局长成华，杨兴洲任秘书长兼财政科长（后为衡阳市第三任市长）。10月23日，南下途中组建的中共湖南衡阳市委，与在衡坚持地下斗争的中共湖南衡阳工委、湘南衡阳工委、华中区直属衡阳支部，在解放路（当时叫中正路）新远东酒家（即现在的南华大学附二医院



老院东邻）举行会师大会，正式成立中共衡阳市委，书记毛远耀兼统战部长，副书记王庆山兼组织部长，刘国安任组织部副部长，张时杰（后为衡阳市第二任市长）任宣传部长兼《衡阳新闻》（今《衡阳日报》）社长。

衡阳市刚开始是地辖市，衡阳地委书记是傅生麟，专员刘君实。省委考虑地委主要精力是抓农村各县，难于顾及衡阳市的工作，遂于1950年1月5日将衡阳市升格为省辖地级市，下设一至八区，翌年调整为6个区。一、二、三区分别为城南、城北、江东区，即现在的雁峰、石鼓、珠晖区；四、五、六区合并为郊区，即现在的蒸湘区前身。

正当年富力强的毛远耀，从此在衡阳开始3年又8个月的执政重任，这也是他人生最难忘怀的一段黄金岁月。曾任衡阳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的余渭清在《人民政权的诞生和成长》一文中，回忆1952年12月10日召开衡阳市三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，首次投票选举市人民政府市长、副市长、政府委员。“当市长选举结果公布后，代表们兴高采烈地把市长毛远耀抬起来，像抛球般一上一下，顿时间，欢呼声、歌声、鞭炮声汇成一支雄壮的革命进行曲。”这说明衡阳的干部群众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，发自肺腑地给予肯定和赞扬。

毛远耀曾亲自撰写有关衡阳的3篇文章，尽管时间、地点、人数等各自稍有差异，但总体上都能互相印证，尤其人名和职务讲得清楚，可谓极其宝贵的信史与良史。其中一篇见于国庆暨衡阳解放35周年，《衡阳党史通讯》1984年第4期（总第5期）之《南下暨入衡后的回忆》；一篇见于1989年10月出刊《衡阳文史》第9辑之《庆祝衡阳解放四十周年》；一篇见于市委党史办1989年10月编印《南下集》中的《南归两聆主席教诲》。虽然在衡阳工作的时间并不长，毛远耀动情地说：“衡阳这个城市，衡阳的人民和干部，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，使我怀着永远难忘的感情。”据说他曾作许多首诗词怀念衡阳，我见到的却只有两首，一是写于1984年10月的《渔家傲》，词曰：

“极目南天怀故地，衡阳归雁长留际。往事重温仍可记。迎胜利，城乡改造群情喜。

百度待兴诚不易，架桥铺道人民智。经济繁荣艰苦起。今日里，未多尽力心犹愧。”

另一首《江城子》，写于1989年7月，词曰：

“大军浩荡卷三湘，旧衡阳，忒荒凉。青草桥坍，牛角巷成塘。仰仗当年群众力，勤建设，布新纲。

今朝喜气遍城乡，足棉粮，振工商。经济腾飞，国力增强。事业繁荣来不易，艰苦史，未能忘。”

毛远耀虽然文化程度并不高，但在衡阳工作时的报告都是自己起草的。在武汉工作时接触古典诗词和中国书法，两方面都颇有造诣。《渔家傲·怀念衡阳》中所说“未多尽力心犹愧”，曾经让我迷惑不解——他于衡阳都是功劳，愧从何来呢？仔细一想，这是我们的站位不同，他的全局观念和历史意识更强，了解的情况更加深入全面，胸襟也更加宽广博大。

事实上，在我的记忆里，衡阳人民对历届市领导的推崇或正面评价，毛远耀都是第一位，也是最好的一位。许多老革命提起他来，敬佩之情溢于言表，有的甚至激动得热泪盈眶。现今健在年届九秩的新四军老战士应山红，1950年代在团市委工作时与他有过接触。1980年代毛远耀两次来到衡阳，身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应山红均参与接待，并曾去其武汉家中拜望。近日，他对我说：“那天毛老带着我们到了他种的菜地，只见各种蔬菜长势良好。他仿佛一个田舍翁，莳弄花草很精细，甚至很专业。”6年前的2013年6月20日，享寿101岁的毛远耀离世，据说是韶山毛泽东家族中最长寿者，许多人都慨叹“仁者寿”。

我是在40多年前十来岁的时候，自茅洞桥乡下来到衡阳市，随二叔甘均（生前系衡阳市中医正骨医院主任医师）在解放路上散步，第一次听到“毛远耀”这个名字。二叔直夸毛市长为衡阳做了许多大好事，成天想的是城市建设和发展，不牟私利，也不对老百姓摆架子，竟然让我没来由地产生将来会为他写篇文章的想法。可我从没有见过他，我家也没有任何人与他有过联系，他也根本不可能知道我。今年正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，也是衡阳解放70周年，近些日子，突然间我无缘无故地坐立不安。随手翻阅各种衡阳史志资料，或者接触有关衡阳解放方面的书刊，“毛远耀”三个字都会突兀跃入眼中，脑海中不时浮现他那慈祥安宁的形象。仿佛有一股什么神奇的力量，督促我非得圆满少年时的一个闪念。这就是发表在《国家人文历史》2019年第7期下半月刊，拙作长篇纪实散文《毛远耀的愧与无愧》的由来。

无悔青春在奉献

蒋允述

我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平凡人，一个从教40年后退休了17年的普通老师，人生没有什么惊人之举。今天，我曾教过的一个班级——蒸北中学84班，师生共聚一起，回忆往事，让我这个曾经的班主任想重谈一个话题：人生。

有人说人生就是吃喝玩乐，也有人说“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”，凡此种种，不一而足。我认为，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无私奉献。

古人云：“授之以鱼，不如授之以渔。”当年的同学们从学校、从老师们那儿获得了知识，又获得了“渔”，于是打点行囊，匆匆地离开了学校，奔向了新的人生，登上了更大的舞台。二十年间，同学们在追梦的中国、追梦的人生中添下美妙的一笔。在同学们之中，有鲜为人知的农家里手，有技术精湛的建筑巧匠，有蜚声中外的实业家，有伶牙俐齿的销售员，有腰缠万贯的商贸达人，有悉心育人的人民老师，有一枝独秀的金融大腕，有功不可没的高铁设计师，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……而我带的这个班的班长，他在互联网行业兢兢业业，十年如一日，历尽艰辛，带领公司成功赴美上市。可以说，他们为社会付出了辛勤汗水，奉献了聪明才智，也成就了精彩人生。

回忆昨天，我们这些老师们也曾通宵达旦地工作过，曾呕心沥血地教育过、苦口婆心地说教过。比方说贺丽萍老师，刚刚参加工作，年纪轻轻，比我带的这个班的孩子大不了多少。她常常饿着肚子给他们补课，还用自己微薄的工资给同学买文具；又如周继端老师，上课前精心准备，上课时激情澎湃，授课旁征博引，解题深入浅出，受到了同学们的热爱和推崇。

记得我们师生之间多是默契、理解、包容，多是互动和谐，亲密无间。不过，彼此间或也有过烦恼，有过不愉快，一方是恨铁不成钢，一方是破罐子破摔。有的同学，在楼顶上三打哈，斗毳行打游戏，校门口打群架……别的我就不说了，单说深夜打群架的事吧。

那是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，熄灯之后，全校师生渐入梦乡，84班男生宿舍却别有一番景象：为首的几个在紧锣密鼓地策划，想借着夜色作掩护，向83班发动一场征讨之战。熄灯不久，20多个男同学们就被鼓动起来，有的拿着棍棒，有的拿着钢管，有的赤手空拳，浩浩荡荡向83班进发。不知是“叛徒”向我告密，还是冥冥之中有神提醒我：“蒋老师，要出大事了，你赶快去呀！”我来不及思索，迅速起床下楼，堵在他们进军的路上。“班与班有什么仇？同学与同学之间有什么仇？有必要用武力解决吗？同学之间应亲如兄弟，不应该大打出手，有事明天再讲。”经过多番劝说解释，你们才肯交出“兵器”，偃旗息鼓回房休息。试想，当时如不及时制止，双方就可能兵戎相见，头破血流，甚至血染操场，惨不忍睹。那时，我这班主任也许就该投笔从农了。现在疙瘩解开了，一切都平安过去了。不愉快的事反而回味无穷，有趣极了。那时，我们老师们的想法很简单，只是默默奉献自己的青春和才华，别无所求，只要学生、家长和社会认可就满足了。

年轻人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真正的英雄。我，虽垂垂老矣，但我看到我教过的这些孩子，觉得我也曾奉献过无悔的青春，甚是欣慰。愿我们师生能继续砥砺前行。